

執法隊長毛萬里

毛萬里上書識荆

民國二十一年（一九三二）毛萬里到達杭州，想找份工作，正好浙江警官學校正科招生，他報名投考。考完第三天，還沒有放榜，聽說浙江警校是由戴笠先生實際主持的，他雖不認識，却知道戴先生是江山的一位非常人物。一時心血來潮，學李白上書韓荆州，給戴先生寫了一封信，表示仰慕之忱，想不到這麼一來，他的一生命業就這樣確定了。第二天，戴先生約他到警官學校去談話。

「你過去做過甚麼工作？」戴先生問毛萬里。

「做過文牘工作，」毛萬里說。

「我看你不要讀警官學校了！」戴先生說：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何必讀書，而後爲學，參加我們的實際工作，在工作中去求真實的學問吧！」

談話後第二天，毛萬里到南京雞鳴巷五十三號報到，剛好軍校六期湖南譚良譜也去報到，他們兩人被

招待暫住公館西房，等候戴先生回來分派工作。過了一天，戴先生從上海回南京，甚麼話也沒有講，把他們兩人帶到三道高井洪公祠。門外掛着一面「外語研究所」的牌子，裏面却是軍統局最早的訓練班。班主任是王固磐，教育課長是鄭介民，訓導課長兼隊長是李士珍，事務課長是戴先生，教育副官兼辦公廳主任是張炎元。戴先生名爲事務課長，實際上，全班由他主持。訓練班發佈人事命令，譚良譜是中尉事務員，毛萬里是少尉書記。

毛萬里初出茅廬，不知道這是甚麼機關，心裏有些疑懼。於是，去找江山同鄉姜方才（穎初）商量，表示不願意幹下去。姜方才告訴他，他剛剛入門，不了解內容，勸他好好幹下去，會有很大的前途，他才定下心來。在洪公祠呆了不久，又調爲杭州特訓班書記，月薪加到六十元。沒有多久，又調到雞鵝巷五十三號甲室（甲室就是戴先生辦公室的代名詞）工作，不到一年，薪水增加一倍，加到月薪九十元。

「萬里！」戴先生對他說：「這才是你的工作真正開始，一切機密都在你的身上，你要好自爲之！」戴先生這麼一說，毛萬里聽得真有些不寒而慄。在甲室所看到的公事，同訓練班完全兩樣。既然堂堂入奧，就得下點功夫，弄個清楚。於是，休閒的時候，把甲室卷廚裏的公文一件一件看過，才知道果然責任重大，非同兒戲，難怪戴先生慎重其事，要他好自爲之。

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戴先生兼任南昌行營調查課長，追隨領袖効力安內攘外工作。毛萬里奉命長駐南昌，一方面協助柯建安接收調查課的工作，一方面兼辦領袖在牯嶺的警衛責任，薪水加到一百一十元。

毛人鳳參加工作

有一天，已經是夜晚十二點多鐘，戴先生走到毛萬里的辦公室，問道：「善餘（毛人鳳原名）現在甚麼地方工作？」

「在崇德（浙江省）縣政府担任科長。」毛萬里回答。

「他對縣政府的工作爲甚麼這樣有興趣？」從戴先生說話的神態，毛萬里看出，似乎很不以爲然。

「那倒不是興趣問題，他總得有點事情做嘛！人家請他去幫忙做科長，他也祇好去做了。」

「他來我們這裏工作不好嗎？他肯不肯來？」戴先生又這樣問毛萬里。

「如果戴先生要他來，他一定會來的。」毛萬里回答的非常肯定。

「他在崇德每月多少薪水？」

「九十元。」

「善餘抽紙煙吧？」

「是的。抽紙煙對工作有甚麼關係？我還不是也抽紙煙嗎！」毛萬里非常奇怪，戴先生爲甚麼提到抽紙煙？注意到這些小地方。

「好！你給他拍一份電報，請他來我們這裏工作。」戴先生說完話，反身踱出毛萬里的房間，不到五



聖波撒弟子的志同工作報情與軍將戴為圖
景情之時誕。

味情人的軍將笠戴

分鐘，他又走回來，對毛萬里說：「你暫時不要給善餘拍電報，等我回到南京，由我來辦吧！」

毛善餘是毛人鳳在文溪小學的名字，是毛萬里的親哥哥。他一再推敲，戴先生開始非常肯定要善餘來，不到五分鐘，却又變卦，一定有甚麼原因，是不是對他的忠實有所顧慮？第二天，戴先生返回南京，毛萬里緊接着拍去一份電報：「假如鈞座對家兄忠實有所顧慮，職可完全負責。」

「接來電，已與善餘去電，邀其來京面談。」戴先生接到毛萬里的電報，這樣回答他。

毛人鳳就這樣參加了特務處的工作，一開始，派在杭州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辦公室，担任書記。每月生活費九十元，不比崇德縣政府多一元，也不少一元，可是比他的弟弟却少了二十元。因為毛人鳳和戴先生早有良好的友誼，他參加工作完全是戴先生主動邀請，並非毛萬里所推薦。

毛萬里奉派到北平

毛萬里在戴先生辦公室担任機要工作，經過了一段時間以後，因華北情勢緊急，抗日鋤奸情報工作需要加強，於是調派毛萬里到北平担任北平站書記，從事抗日鋤奸情報工作。不久，北平區成立，毛萬里又兼區書記。二十四年底，我奉命任北平第一站站長，周世光任站書記，毛萬里才專任區書記。

北平區區長最初是張炎元，後來換為李果謀，最後為王天木。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三月，我調後方工作，時毛萬里住在協和醫院後面煤渣胡同，以金華人協和醫院護士母女二人為掩護。不久，他接任北平

區區長。七月間，他的住所被日本憲兵隊查抄，掩護他的母女二人被日本憲兵隊捕去。毛萬里幸免於難，調往後方工作，旋入成都中央軍校高教班受訓。

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軍統局成立上海實驗區，統一策劃上海工作，由毛萬里任區長。戴先生很得意地對他說：「這是我想了一夜，才想出來的新辦法，先由你來實驗。實驗成功，將來華北、華南各重要地區的工作都可以照樣實施。」

所謂實驗區，是在軍統局本部成立的新機構，負責單獨策劃指導某一地區的工作。大概戴先生認為實驗的結果不差，第二年又成立了華北實驗區，由張家銓任區長，後由馬漢三接任，一直到日本投降。

戴將軍感人的故事

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香港危在旦夕，敵人謀打通大陸南北交通線，湖南戰事日益嚴重。戴先生深恐重慶通往東南的水陸交通，將來受阻，為指揮東南的工作便利計，在浙江金華成立東南辦事處，以毛萬里任主任。有一天，戴先生到了東南，毛萬里去見他。戴先生的態度和藹可親，讓他坐定以後，並沒有談工作。「你為甚麼喜歡打麻將？」戴先生甚麼話也沒有提，劈頭問他：「打麻將有甚麼味道？我禁止打麻將的命令，你看到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不過我聽說過。」這一連三問，問得毛萬里不能不開腔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戴先生追問一句。

「槍斃！」毛萬里毫不遲疑地回答。

戴先生聽毛萬里這樣一回答，倏然站起來，兩手插進褲袋裏，偏着頭，嘴巴繃得很緊，沿着桌子打轉。戴先生在想問題的時候，老是繃緊嘴巴。他聽了毛萬里的回答，好像很作難，在想解決的辦法。毛萬里喜歡來八圈麻將，幾乎人所共知，顯然是有人打了小報告，戴先生不能不理，所以才這樣問他。他回答的忠實乾脆，沒有承認，也沒有否認。局面由一陣緊張而輕鬆，戴先生轉了幾個圈子，重回座位，轉變了話題。

「你認識張性白嗎？」戴先生問。

「認識。」毛萬里回答。

「這個人很幹練，我打算派他担任蘇浙皖邊區貨運管理處處長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「這件事他會幹得很好，」毛萬里說：「不過，結果可能不很理想。」

「爲甚麼？」戴先生聽得很感興趣的樣子，這樣追問一聲。

「張性白現在就是幹這種買賣，戴先生要他担任這項職務，可說是老馬識途，駕輕就熟，一定可以幹得很好。祇是將來的結果，可能一半歸公，一半歸私。因爲張性白並不了解軍統局的精神和作風，更不知道戴先生的爲人。私心重的人，見錢眼紅，很不容易改變個性。」

「將來如果他貪污，再辦他不遲。」戴先生說完，接着又問：「你知道申屠宏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我打算派他擔任張性白底下的場口貨運站站長，你的看法如何？」

「申屠宏很機警能幹，」毛萬里說：「幹貨運工作，也是能手，不過他有一個毛病。」

「甚麼毛病？」

「喜歡打麻將。」

戴先生突然站起來，轉到毛萬里的對面，手指着毛萬里說道：「萬里！祇要你把工作做好，打四圈也沒有關係。」

繞了半天圈子，才得到這樣一個結果。毛萬里聽戴先生這麼一說，鬆了一口氣，自己反而慚愧萬分。心想，戴先生對自己這樣信任愛護，自己是東南方面的負責人，爲甚麼要違犯他的禁令！自己却喜歡做他最不喜歡的事呢？於是，痛下決心，在東南負責的時候，一定以身作則，不再打麻將，並且通令東南辦事處所屬各單位，澈底執行戴先生的禁令。這就是戴先生感動人的地方，收效很大。

江山的人物與地理

另外一件有趣的故事，毛森在上海被敵人逮捕後，電台沒有被破壞，照常通報。每星期可以接見他太

太一次，談話時夾雜幾句江山土話，瞞過監視的漢奸，表達意見。所以，他的情況隨時電告重慶，始終沒有失去聯絡。日本人不殺他，想利用他做工作。他滿口答應，不過提出一個條件，祇能幫助他們對付小流氓，不做不利於重慶方面的任何行動。日本人覺得他義氣，接受他的條件，把他釋放出來。毛森給日本人工作了一段時間，幫助他們破壞了好幾處小流氓的組織，日本人非常滿意，認為他很能幹。

一天，毛森穿着日本憲兵隊的制服，很神氣地到了杭州，然後逃到場口附近我們的游擊區。當時金華已經失守，東南辦事處撤退到江山的峽口鎮，毛森到了那裏，正好戴先生偕同梅樂斯來到東南，指導工作，已經到了戴先生的家鄉保安。他們兩人偕往保安，去見戴先生。戴先生看見毛森安全逃回來，非常高興，留他們一塊兒吃晚飯。

「我們江山在明清兩代出過幾位大人物，據傳說都不得善終，這是甚麼道理？你們可以到毛尚書讀書的地方看看，做一番研究的工作。」吃完飯，閒話家常的時候，戴先生交代他們兩位。

明朝有位江山尚書，名叫毛愷，傳說因為反對嚴嵩，被嚴讒言，遭到殺身之禍（江山縣志說是病故）。清乾隆年間有位柴大紀，原任總兵，奉命到台灣平亂，有功，晉升伯爵，因為得罪了一個滿洲的皇族，誣柴大紀對朝廷不忠，滿門抄斬。第二天，毛萬里和毛森騎馬到毛尚書家鄉石門，去調查研究毛尚書的一切。他們訪問村中的好幾位父老，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毛尚書的詳細掌故。再到毛尚書讀書的廟裏去問和尚，和尚也是一問三不知，祇是指着一方硯台，告訴他們，係毛尚書用過的遺物。一方石硯研究不出甚麼

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

八〇

送給大會。

戴先生檢視大會收到的好多付對聯，特別欣賞毛萬里所做的一付，檢出來，命令掛在司令台前兩邊。

對聯是：

從四條巷到羅家灣，組織雖有前後，精神還是一個；
改特務處為軍統局，同志遍佈中外，忠奸決不兩全。

因為戴先生很賞識這付對聯，所以，才懸掛在司令台的前面。

這付對聯，上聯敘述辦公的地點，下聯敘述機關的名稱。特務處最初辦公地址在徐府巷，時間很短，以後搬到四條巷。到了重慶，軍統局的辦公地點在棗子嵐埡的羅家灣。不論是四條巷，還是羅家灣，精神是一貫的。這一個精神是甚麼精神？革命精神。團體名稱，特務處也好，軍統局也好，他的任務是殺敵除奸，所以說忠奸決不兩全，此即所謂「漢賊不兩立」也。

蔡慎初和三戰區

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戴先生又一次到東南，和毛萬里見面時說：「蔡慎初（皖北站站長）真了不起，我這一次去皖南視察，他來見我，談到陶廣和他的部隊貪污腐敗，蔡慎初在晉見陶總指揮時，當面拍桌

年（一九四五）成立了一個軍風紀執法隊，隊長人選屬意毛萬里，這個時候，他已兼任長官部調查室主任，突然接到顧長官召見的電話，不知爲了甚麼事。等到顧長官告訴他，要他担任執法隊隊長，他知道這種職務不好幹。要認真去做，就必須殺人，得罪好多人，才能幹好，所以，推辭不幹。

「我考慮了很久，覺得祇有你最合適，能够做好。」顧長官告訴毛萬里：「你要知道，戰區爲了整頓軍風紀，多年來組織了好幾次視察團，都是因循敷衍，沒有一次成功，祇是便宜了那些担任這種任務的人。這種工作祇有有良心血性，鐵面無私，不畏權勢，不妥協的人才能做好，也祇有軍統局的幹部才有這種精神。你是雨農很相信的幹部，不會因循苟且，敢作敢爲，這一次一定可以做得很徹底，收到實效。」

「報告長官，」毛萬里說：「這種工作沒有權力，就不會做好。如果長官一定要我做，得給我權力。」

「怎樣的權力？」顧長官問。

「先斬後奏，就地正法。」毛萬里回答。

「可以。」顧長官對於毛萬里要求的權力，差不多考慮了五分鐘，才直截了當地說：「尉官以下先殺後報，校官先辦後報，將官先報後辦。」

顧長官既然給了毛萬里權力，他就不能再推辭了。他沒有向顧長官要書面命令，祇是建議。執法隊需要設一軍法室，由第三戰區軍法執行總監部派主任軍法官及軍法官各一人，調查室派軍法官二人，合組而成，就地審案，依法辦理。顧長官非常同意，照他的建議辦理。

「我給你派一連憲兵，隨隊出發。」顧長官說：「并派憲兵二十三團團長沈萬千做你的副隊長，你可以放手去做，甚麼都不要顧忌，這一次一定要把戰區壞的軍風紀改正過來。」

毛萬里帶隊出發，一輛小轎車、三輛大卡車，浩浩蕩蕩，威風凜凜。路過浙江開化縣的一個小鎮，遭受部隊茶毒的老百姓，聽說執法隊路過，好幾十人跪在路旁喊冤。當晚執法隊就駐在這個小鎮，接受控告，漏夜審訊，處刑三人，送往鄰近的遂安縣監獄監禁。

到達淳安，告發的人越來越多。因為執法隊鐵面無私的作風很快傳遍第三戰區，姦淫貪污案件纍纍，執法隊選擇重要的，就地處決了三人，這一來執法隊到處受到歡迎，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，軍風紀立刻改觀了。至安徽屯溪，據密報，兵站軍糧科長盜賣鉅額軍糧，經查證審問屬實，扣押在憲兵連。毛萬里簡直像國劇裏的八府巡案



抗戰時期毛萬里將軍任第三戰區執法隊長時留影。

，響亮了第三戰區的各個角落，那些作奸犯科的不肖軍人，沒有一個不害怕的，怕他就地正法。

也許是毛萬里這幾砲轟得太響亮了，連戴先生也被他震驚了。戴先生處理問題，委員長沒有批准以前，絕不敢擅自行動的。現在毛萬里居然有權先斬後奏，那還了得，怕他闖下大禍，還沒有等他離開屯溪，就接到戴先生十萬火急的電報，要他立刻去福建建陽。他祇好回鉛山向顧長官報告，請求另派執法隊的負責人，好接替他的工作。

「你幹得很好，」顧長官說：「軍風紀已經好多了，希望雨農讓你回來，繼續到各處視察。」

「你這個傻瓜！這種殺人的工作，怎麼能够幹呢？」毛萬里到了建陽，戴先本對他說，把他留在建陽，不讓他再做執法隊長。

憲兵和特務隊衝突

第三戰區長官部在江西鉛山縣城外不遠的鄉村裏，上饒水陸統一檢查所派一個檢查哨在鉛山城外公路上實施交通檢查，憲兵二十三團也在檢查哨對面，設有檢查人員，隔着公路，遙遙相對。爲了保持和諧，當時約定，雙方互不檢查。可是有一天，憲兵要檢查上饒來的一隻竹箱子。檢查哨以爲既有約定互不檢查，當然拒絕。憲兵方面不答應，非要檢查不可，所以發生衝突。檢查哨人員太少，暗中向調查室特務隊請求援助，葉分隊長帶人前往支援，加入戰鬥。警備司令部一位軍官勸阻雙方射擊，被流彈擊傷殞命。憲兵

被打死一官一兵，以一連人包圍檢查哨，檢查哨的人都逃走了，檢查哨遂被憲兵佔領。剛好顧長官進城來，路過現場，下車巡視一週，祇看見憲兵，他心裏已經明白是怎麼一會事。

毛萬里聽到衝突的消息，知道事態嚴重，趕緊打電話給憲兵團長沈萬千，要彼此約束所部，不要把事態擴大。他同副主任李如何赴現場實地調查，許多同志以為憲兵在全城戒嚴，如臨大敵，這個時候去檢查哨，太危險了，都來阻止。毛萬里以為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故，還顧慮甚麼危險，他到了憲兵佔領的檢查哨，詢問憲兵是怎麼一會事。

「就是因為這隻竹箱子不讓我們檢查。」憲兵指着箱子告訴毛萬里。

「我們不是有約定嗎？」毛萬里問憲兵方面：「互不檢查嗎？你們為甚麼要檢查呢？」

「我們有情報，」憲兵方面告訴毛萬里：「這隻箱子裏裝的是鴉片，而且這隻箱子是你毛主席的。」

「絕對不是我私人的，」毛萬里很肯定地說：「你們既然有情報，裏面是鴉片，不妨打開看看，我也好追查。」

箱子打開了，上面是衣服和生活用品，下面是無線電收發報機，準備到敵後去建台，衣物都是報務私人的東西，毛萬里已經明白了怎樣一會事。箱子裏面既然沒有鴉片，可見憲兵的情報靠不住，錯誤就不在檢查哨這方面，毛萬里脚也站穩了，腰也挺硬了。況且他們沈團長在執法隊共過事，彼此了解，憲兵方面雖然被打死兩人，因為理屈，問題自然就不太嚴重了。



抗日時期，南先與，仙舟，美機殉難者，中二員合影。左二總翻譯官劉鎮芳，中事人處長樊樂。軍將斯美任主副所作合。

「我絕不袒護部下」毛萬里表明態度，說道：「一定秉公處理，受傷的我負担醫藥費，死亡的我負責撫卹。」

憲兵方面自然無話可說，趕快撤消戒嚴。他們告訴毛萬里，特務隊帶隊的情形，毛萬里斷定，一定是葉分隊長，回到調查室，找來葉分隊長詢問，他不承認。

「戴先生的精神就是敢做敢當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絕不推諉，絕不說假話。你是戴先生的幹部，應當具備戴先生的精神。」毛萬里勸說葉分隊長。

「是我帶隊去支援的。」葉分隊長聽毛萬里提到戴先生的精神，立刻承認了。

「是隊長派你去的嗎？」毛萬里叮嚀一聲。

「不是，是我自動去的。」

「禍既然闖下了，就必須了斷。假如我派人把你押送到軍法執行總監部，不但你沒有面子，團體也丟臉，好漢做事好漢當，我看你自己去軍法執行總監部去投案吧！既表示你勇敢，也表示你是戴先生的幹部，不同一般。」

葉分隊長毫不遲疑，立刻到軍法執行總監部去投案，毛萬里哭了，哭得非常傷心，他哭這樣一位勇敢的同志，沒有死在戰場上，沒有死在敵後，多麼可惜？願長官認為毛萬里處理這件事非常妥當，而軍法執行總監部的人對葉分隊長的勇敢，也非常惋惜，更欽佩戴先生的部屬不同一般。

問題雖然解決，毛萬里還來不及向軍統局報告，而戴先生給毛萬里十萬火急的電報已經到了：「聞你闖下滔天大禍，將何以善其後？」戴先生雖然嚴詞責備毛萬里，但是對於毛萬里所從事的工作，對於抗敵肅奸，整飭風紀的貢獻，戴先生還是深切明瞭，寄予同情和支持的。

